

世界文豪书系

屠格涅夫全集

TU GE NIE FU QUAN JI

8

河北教育出版社



И·С·Тургенев

屠格涅夫全集

第八卷

中短篇小说

刘硕良 主编

沈念驹 等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目 录

春 潮	沈念驹 译 (1)
普宁与巴布林	
——彼得·彼得罗维奇·Б. 讲的故事	
.....	陈智仁 张振萍 译 (154)
表	
——一位老人的自述	姚锦熔 译 (215)
梦	陈智仁 译 (263)
阿立克赛神父的故事	宋昌中 译 (283)
我的和别人的回忆片断	宋昌中 译 (296)
一 老一辈人的肖像	(296)
二 莽撞人	(319)
爱的凯歌	宋昌中 译 (343)
死 后	宋昌中 译 (366)



春 潮*

欢快的岁月，
幸福的时日——
恰似春水悠悠，
已经一去不留！

——引自古老的抒情歌曲

夜半一点多钟他回到自己的书房。打发走点燃灯烛的仆人，他便猛然坐到壁炉边的安乐椅里，用双手捂住了脸。

他还从未感觉到这样疲乏——肉体的与精神的。整个晚上他是与可人的女士们和有教养的男士们度过的；有几位女士颇具几分姿色，男士们几乎个个都智慧过人，才华出众；他本人的谈吐

* 最初刊载于《欧洲导报》1872年第1期，同时带有这样的署名：伊·屠格涅夫，1871年，巴登—巴登。

作品问世后，得到读书界的好评，先后被译成法、德、英、意、丹麦、捷克和波兰文。福楼拜、龚古尔等名作家对作品作了很高的评价。但俄国批评界的反应不一，有的文章持否定态度。

《春潮》是屠格涅夫中篇小说中规模最大的作品，在篇幅上和他的几部长篇，如《罗亭》、《贵族之家》大致相当，但值得注意的是，作家从未把它称为长篇小说，而只说它是一部中篇小说。

也相当成功，甚至非常精彩，因此被罗马人称作“*taedium vitae*”的那种“生之烦恼”，还从来没有以那样不可抗拒的力量来左右他的心情，折磨得他透不过气来。假如他再年轻几岁，或许会由于苦闷、无聊、愤懑而哭泣起来，如同苦艾的苦味一样强烈，灼人的苦痛充溢了他的整个心灵。一种萦回不去的厌烦心理，一种令人反感的沉重感觉，仿佛秋天的暗夜一般，将他团团围住，而他却不知如何摆脱这黑暗，这苦恼。对睡觉两字已无可指望：他明知自己不能入睡。

他开始沉思……缓缓地、无力地、又恨恨地。

他想到了尘世的辗转劳碌与无谓，想到了一切庸俗的虚伪。全部逝去的岁月徐徐在他的脑海里经过（他不久前刚满五十二岁），却没有一年一岁可以使他自我原谅的。到处是空话连篇一事无成，到处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到处是一半认真、一半故意的自我陶醉——只要孩子不哭，怎么哄他都成；但是倏然间想不到老之将至了，随之而来的是那不断增长、吞噬一切、消耗一切的对死的恐惧……于是扑通一声跌进无底深渊！如果生活就是这样风云突变，那倒反而好些！否则，临终以前，会出现虚弱无力，多病多痛……就像铁器生锈一样。在他的印象里，生活的海洋并不像诗人描写的那样，海面上汹涌着滚滚波涛；不，他设想这个海洋是安宁平坦、纹丝不动，直至最黑暗的底部也是清澈可见的；他自己则坐在一叶灵活易晃的小舟上，而在那淤泥堆积的黑暗海底，隐隐约约看得见一件件如巨鱼般丑陋的怪物：那是日常人生的种种疾病、弊端、苦痛、狂妄、贫困、盲目……他望着，眼见得一件怪物从黑暗中游离出来，向上升浮，越升越高，看起来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令人厌恶地清晰……再过一分钟，载他的那叶小舟便会被它掀个底朝天！但是眼看着它又似乎模糊起来，它渐渐远去，沉到了水底，并在那里停下来，轻轻摆动着尾巴……然而命定的一天终将来临，于是它将小船掀翻了。



他抖了一下脑袋，猛地站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踱了两遍，便坐到书桌前，将抽屉一只接一只地拉开，开始翻检那些纸页，那些陈年的、大部分是女人的书简。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并不想翻寻什么——他只是想做点表面上的事务来排遣使他苦恼的思绪。无意间他打开了几封信函（在其中一封里发现一朵干枯的小花，上面缠着一条褪了色的小带子），他只耸了耸肩，望了望壁炉，便将这些信件丢到一边，显然打算把这堆无用废物付诸一炬。他急匆匆地有时把手伸进这只抽屉，有时伸进另一只抽屉，突然他睁大了眼睛，缓缓地取出一只老式的八角形小盒，又缓缓地打开盖子。盒子里，两层发黄的棉花下面，放着一个石榴石的小十字架。

他困惑莫解地对着这个十字架仔细看了一眼，突然轻轻叫了一声……他面部流露的表情既不是悔恨，也不是喜悦。当一个人与早已音讯杳然的另一个人不期而遇，那个人他曾一度温存地爱过，而今忽然出现在他眼前——还是那个人，却被岁月整个儿改变了模样，在这个时候，他的脸上才会出现类似的表情。

他站起来，回到壁炉边，又坐到安乐椅上——又用手捂住了脸……“为什么要在今天？非得在今天？”他忖道，于是他回想起了许多早已成为过去的事。

下面就是他的回忆……

不过首先得交代他的名字、父名和姓氏。他叫萨宁·德米特里·巴甫洛维奇。

下面就是他的回忆。

1

故事发生在1840年。萨宁刚过二十二岁，在从意大利返回俄国的途中，他耽搁在法兰克福。他财产不多，却是个独立的

人，几乎无家无室。由于一位远亲的故世，他得到了几千卢布，于是他决计到国外去花掉这笔钱，趁他还没有去供职谋生，趁自己还没有受到公职这根锁链的羁绊（没有这锁链，要想得到生活保障是不堪设想的）。萨宁毫发不爽地执行了自己的计划，而且安排得恰到好处，在他抵达法兰克福时身边剩下的钱正好够他用。在1840年铁路还十分稀罕，旅行家先生们乘坐的是公共马车。萨宁在拖车里订到一个座位。但是只有晚间十点才有出发的班车，时间绰绰有余。幸好天气晴好，萨宁于是在当时著名的“白天鹅”饭店用过午餐后便去城里闲逛。他顺道参观了丹奈格尔的阿里阿德涅^①，不过他不怎么喜欢；参观了歌德故居，歌德的作品他只读过一本《少年维特之烦恼》，而且还是法文译本；沿美因河溜跬徘徊了一阵，像体面的旅行者常做的那样寂寞无聊了一会，最后在傍晚五点钟的时候一身疲乏、拖着风尘仆仆的双腿，来到法兰克福最不起眼的一条街上。这条街令他尔后久久不能忘怀。在街上为数不多的房屋中，他看到其中一幢房屋上的一块招牌：“乔万尼·路塞里记意大利糖果店”，这一行字招徕着过往行人。萨宁想喝杯柠檬汁，便走了进去。在刚进门的那个房间里，简朴的柜台后面，上了漆的橱窗的搁板上，像药铺一样陈列着几个贴有金色标签的瓶子，还有那么多盛有面包干、巧克力饼和冰糖的玻璃罐。这个房间里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一只灰猫，在窗边一张高高的柳条椅上眯起眼睛，四只爪子有节奏地一蹬一蹬打着呼噜；一个大大的红毛线球和一只翻倒的雕木小篮子并排放置在地板上，在薄暮斜阳的映照下发出耀眼的红色。隔壁房里依稀听得见模糊不清的声音。萨宁站了一会，打了门铃，待它

^① 阿里阿德涅，希腊神话中克里特国王弥诺斯之女。她给雅典英雄忒修斯一个线团，帮他走出迷宫。《骑在豹身上的阿里阿德涅》是德国雕塑家丹奈格尔（1758～1841）的作品。



响过，便提高声音说道：“这里一个人也没有吗？”就在那一刻隔壁房间的门开了——于是萨宁身不由己地一阵惊讶。

2

店堂里急急忙忙地跑进来一个十九岁上下的少女，她那裸露的肩头披散着棕色头发，一双没有戴手套的手向前伸着，见到萨宁后马上向他跑过去，抓起他的手，拉着他跟自己走，一面气喘吁吁地说：“快，快，到这儿来，救救他吧！”萨宁不是因为不愿意跟她走，实在是过于惊讶了，所以没有立刻跟着走去，仿佛要站在那里顶住似的；有生以来他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姑娘。她向他回过头来，说道：“请来，来吧！”在她的话音里、目光里、痉挛地举向苍白面颊的紧握的手的动作里，都带有如此绝望的神情，使得萨宁马上跟着她冲进了敞开的门里。

在他跟随姑娘跑进去的那个房间里，一张老式的马鬃编的沙发上躺着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模样与姑娘惊人地相似，显而易见是她的弟弟；男孩满脸苍白，白中透着淡淡的黄色，就像白蜡或者古旧的大理石。他双目闭着，浓密的黑发在仿佛僵硬的前额和凝滞不动的细细的双眉上投下一片暗影，发青的唇间露出咬得紧紧的牙齿。看来他已停止呼吸。一只手耷拉着碰到了地板，另一只手枕在脑后。男孩穿着衣服，扣着扣子；紧紧的领结卡着他的脖子。

杰玛哭喊着向他扑去。

“他死了，他死了！”她喊道，“刚才还坐在这里和我说话，突然倒下不动了……我的天！难道就没救了？妈妈又不在！潘塔列昂，潘塔列昂，医生怎么样啦？”她忽然又用意大利语说，“你去请过医生了吗？”

“小姐，我没有去过，我派露易斯去了。”门后面响起一个嘶

哑的声音，说着房间里一拐一拐地走进一个小老头，他穿一件黑纽扣的紫色燕尾服，系一个高高的白领结，下身是一条南京土布做的短短的长裤，一双蓝羊毛长袜。在一大堆铁灰色的花白头发下面，他那小小的脸已全然看不见了。这蓬头发先是在头的四周笔直向上翘起，然后又蓬蓬松松地一绺一绺往下挂，使得老人的形象酷似一只凤头鸡；在这一大堆深灰色的毛发下面，只辨认出一个尖尖的鼻子，还有一双圆圆的黄眼睛，这就使这种相似越发惊人了。

“露易斯跑得快，我可跑不动，”老人依次抬了抬那两只穿在打花结的高帮鞋里的患风湿的双脚，继续用意大利语说，“我这就打水去。”

他用干瘦变形的手指紧紧抓着水瓶的长颈。

“可爱弥儿这就要死了！”少女大声说道，同时把手伸向萨宁。“哦，我的先生，o mein Herr！难道您就无能为力吗？”

“应当给他放血，这是中风啦。”被叫作潘塔列昂的老头说。

尽管萨宁对于医道一窍不通，但是有一点他是确信无疑的：十四岁的小孩子不会中风。

“这是昏厥，不是中风，”他向着潘塔列昂说。“你们有刷子吗？”

老人抬起了小小的脸。

“什么？”

“刷子，刷子，”萨宁用德语，又用法语说。“刷子，”他又说一遍，同时做出刷衣服的样子。

老人终于听明白了。

“哦，是刷子！Spezzette！怎么会没有刷子呢！”

“请拿几把过来；咱们把他的常礼服脱了，再给他刷身子。”

“好……Benone！用不着往头上浇水吗？”

“不需要……过一会再说；现在快点把刷子找来。”



潘塔列昂把水瓶放到地上，跑了出去，一转眼就拿了两把刷子回来，一把头刷，一把衣刷。髯毛狮子狗陪着他进进出出，使劲摇着尾巴，好奇地望着老人、少女，甚至萨宁，似乎想弄明白这一场惊吓究竟是怎么回事。

萨宁利索地从躺着的男孩身上脱下常礼服，解开领口，卷起他衬衣的袖子，然后握住刷子，开始使尽力气刷他的胸口和两臂。潘塔列昂也用心地用另一把——刷头的刷子刷他的靴子和裤子。姑娘跪在沙发旁边，双手紧紧捧着脑袋，眼睛一眨也不眨，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的弟弟。

萨宁一面刷着，一面斜眼去看她。我的天！多么漂亮的姑娘！

3

她的鼻子略显得大些，却是美丽的鹰钩形的；上唇覆着一层细茸毛；但是均匀而没有光泽的脸色，活脱脱像象牙或乳白色琥珀；波浪形的头发就像比蒂宫里阿洛里的尤狄菲^①；尤其是眼睛，那双深灰色、瞳孔四周有一个黑圈的喜气洋洋的美丽眼睛，即使现在，当惊吓和痛苦使之失去光彩的时候……萨宁不由得想起了他曾从那里启程回国的那个美妙的地方……是啊，他在意大利可没有遇上过类似的情景！姑娘呼吸的次数很少，而且不均匀；看样子她的每次呼吸都在期待着看她的弟弟是否开始透气。

萨宁继续给男孩用刷子磨擦，但是眼睛却在看姑娘。潘塔列昂的古怪形象同样引起他的注意。老人已经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① 比蒂宫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建于15至16世纪，自1828年起在此创办比蒂美术馆，收藏15至17世纪意大利和佛兰德斯绘画作品。《尤狄菲》是意大利著名画家阿洛里（1577~1621）的作品。

开始吁吁喘气。他的刷子每刷一下，他就身子一颠，尖声地哼哼，那大蓬的头发已被汗水浸湿，沉重地一左一右摇来摆去，仿佛受到水流冲击的巨大的植物的根须。

“您至少得脱了他的靴子，”萨宁曾想告诉他……

狮子狗大概是被所发生的种种反常现象激怒了，突然将前趾趴在地上，开始汪汪吠叫。

“塔尔塔里亚，坏蛋！”^①老人向它发出警告……

但是此时姑娘的脸部表情变了。她的眉头舒展了，眼睛也变大了，并且开始闪现喜悦的光芒……

萨宁回过头去……年轻人的脸上开始显现红晕；眼皮微微动了一下……鼻孔也颤动了一下。他透过依然紧咬的牙齿吸了口气，发出一声叹息……

“爱弥儿！……”姑娘大声叫道，“我的爱弥里奥！”

一双大大的黑眼睛徐徐地睁开了。这双眼睛看人的目光还很迟钝，但是已经露出笑意——微弱的笑意；同样微弱的笑意也出现在他苍白的双唇上。接着他挪动一下下垂的手臂，然后一挥，搁到了胸口。

“爱弥里奥！”姑娘又叫了一声，身子稍稍抬高了一些。她脸部的表情是那么强烈和鲜明，使人觉得刹那之间她要么会眼泪夺眶而出，要么会爆发出一阵大笑。

“爱弥儿！怎么回事？爱弥儿！”门外传来一个声音——于是房里快步走进一个衣着整齐、头发银灰、脸色黝黑的女士。随她进来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男人。女仆的头影在他的肩膀后面晃了一下。

少女迎着他们跑上前去。

“他得救了，妈妈，他活着！”她大声说道，一面痉挛地拥抱

^① 原文为意大利文。



进门的女士。

“究竟是怎么回事？”她又问道，“我正回家来……突然遇见了医生先生和露易斯……”

姑娘开始叙述事情的经过，医生则走到病人的跟前；他已越来越清醒，继续挂着微笑：他仿佛开始为自己制造的这场惊吓不好意思起来。

“我看得出，你们用刷子刷过他了。”医生对着萨宁和潘塔列昂说，“你们做得非常好……这是非常好的点子……现在咱们再看看需要采取哪些措施……”他按了按年轻人的脉搏。“嗯！伸出舌头看看！”

女士担心地向他俯下身子。他笑得更加开朗了，把目光移到了她身上，于是脸红了……

萨宁想到他成了多余的人；他走出去到了店堂里。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去抓通向街上的门把手，姑娘又出现在他面前，使他停了下来。

“您要走，”她温和地望着他的脸，开始说，“我不挽留您，但是今晚上请您一定再来这里，我们是那样地感激您，——您，也许是救了我弟弟的命，我们想感谢您——妈妈希望这样做。您应当告诉我们您是谁，您和我们在一起应当会感到高兴……”

“但是我今天就要去柏林。”萨宁结结巴巴地说了一句。

“您还来得及，”姑娘热情地反对说，“过一个小时请再来我们家喝杯巧克力。您答应吗？我还得回去看他！您一定来。”

萨宁还能怎么办呢？

“一定来。”他回答说。

美丽的少女很快握了握他的手，飞也似的走了，萨宁则来到了街头。

一个半小时以后当萨宁回到路塞里糖果店时，他在那里受到亲人般的接待。爱弥儿坐在给他刷身的那张沙发上；医生给他开了处方，建议病人“小心自己的感觉”，因为他这个人的气质是敏感型的，很容易得心脏病。他以前也曾有过昏厥，不过从来没有发得那么久，那么厉害。好在医生说一切危险已经过去。爱弥儿的穿着像一个正在康复的病人，套着一件宽大的睡衣；母亲在他脖子上围了一块天蓝色的三角头巾；但是他的样子非常快乐，几乎像过节一般。再说周围的一切也都呈现出一派过节的样子。沙发前面放着一张圆桌，上面铺了一块干净的桌布，高高耸立着一只盛满香喷喷的巧克力的大瓷器咖啡壶，壶四周摆着茶盏，盛糖浆的长颈玻璃瓶，饼干，小圆面包，甚至还放了花；六根细细的蜡烛分别在两只古老的银烛台上点燃。沙发的一头是一张伏尔泰椅，正张开自己柔软的怀抱，萨宁正是被请在这张椅子上就座的。糖果店里在那一天他必须认识的一些人员，都到场了，连狮子狗塔尔塔里亚和猫咪也不例外。大家看起来都说不出来的幸福。狮子狗甚至高兴得打起了喷嚏，只有猫咪还是装腔作势，眯着眼睛。萨宁被要求说明自己是哪里人，从哪里来，姓甚名谁。当他说到自己是俄国人时两位女士有点惊讶，甚至啊地叫了一声，但是马上又同声说他的德语说得非常好；不过，假如他觉得说法语更方便的话，他也可以说这种语言，因为她们两人对法语的理解非常好，而且也说得不错。萨宁当即接受了这个建议。“萨宁！萨宁！”两位女士怎么也没有想到俄罗斯姓氏的发音竟如此轻松。他的名字“德米特里”也使她们很喜欢。年长的那位女士说，她



年轻时听过一个歌剧叫《德米特里奥和波丽比奥》^①，但是“德米特里”比“德米特里奥”念起来好多了。萨宁以这样的方式闲谈了大约一个小时。从自己方面说，两位女士也向他叙说了自己生活中的一切详情。说得更多的是母亲，那位头发花白的女士。萨宁从她的谈吐得知她叫来诺拉·路塞里，在丈夫乔万尼·巴蒂斯塔·路塞里去世以后一直守寡；她丈夫二十五年前作为糖果点心师迁居到法兰克福；乔万尼·巴蒂斯塔是维琴察人，虽然性情急躁，也有点孤高自傲，为人倒挺不错，而且，还是个共和主义者！说到这里路塞里太太指了指挂在沙发上方的那幅他的油画肖像。应当认为画像的作者（正如路塞里太太指出的那样：“也是个共和主义者！”）没有能完全抓住他的形貌，因为画上那个已故的乔万尼·巴蒂斯塔像个神色忧郁冷峻的绿林好汉，类似里纳尔多·里纳尔第尼^②的人物！路塞里太太本人出身于“古老而美丽的帕尔玛城，那里有不朽的柯勒乔绘画的美妙绝伦的圆顶^③！”但是由于久居德国，她几乎完全德国化了。后来她伤心地摇摇头继续说，她只剩下这个女儿和这个儿子了（她依次用手指了指）；女儿叫杰玛，儿子叫爱弥里奥；两个人都是很听话的好孩子，尤其是爱弥里奥……（“我不听话吗？”这时女儿插进话来；“哦，你也是个共和主义者！”母亲回驳说）；他们的生意比起丈夫在世的时候，现在显然在走下坡路，她丈夫在糖果业方面可是个了不起的能手……（“un grand'uomo！”潘塔列昂神色严厉地接口说）；不过托上帝的福，生活还维持得下去！

① 原文为意大利文，系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1792～1868）的早期作品。文中“德米特里奥”与俄语的“德米特里”实为一词。

② 里纳尔多·里纳尔第尼，德国作家乌尔庇乌斯（1762～1827）的绿林小说《匪首里纳尔多·里纳尔第尼》的主人公。

③ 指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柯勒乔（1494～1534）在帕尔玛大教堂的天顶画《圣母升天》。

杰玛听着母亲说话，有时哧哧暗笑，有时叹上一口气，有时抚抚她的肩膀，有时扬起一个手指向她警告，有时望望萨宁；最后她站起来，拥抱了母亲，亲了亲她的脖子——亲在颈窝上，这使她笑了好久，甚至尖叫起来。潘塔列昂也被介绍给萨宁。原来他一度当过歌剧演员，参加男中音组的演唱，不过早已结束自己的演出生涯，在路塞里家中成为一个介乎朋友和仆人之间的人物。尽管他在德国长年居住，他的德语却学得很糟糕，只会用来骂人。“费罗弗卢克托·斯比切布比奥！”^①几乎每一个德国人都被他骂到了。他的意大利语说得非常地道，因为他出生在西尼加里亚^②，那里可以听到“罗马人说的托斯卡纳语”^③！爱弥里奥明显地感到舒服起来，正尽情享受着一个脱离了危险或正在康复的人所感受到的那种愉悦；除此以外，从各方面可以看出家里人对他的十分宠爱。他腼腆地向萨宁道了谢，不过更多的是请他吃糖浆和糖果。萨宁被迫喝了两大杯上好的巧克力，吃了许多饼干；他刚吞下一块，杰玛已经给他放上第二块，而且不吃不行！不久他便感到如同在家里一样了；时间过得难以置信地快。他必须介绍许多情况——关于俄罗斯的各个方面，俄国的气候，俄国的社会，俄罗斯的农民——尤其是哥萨克，有关1812年的战争，彼得大帝，克里姆林宫，又谈俄罗斯的歌曲，又谈排钟。两位女士关于我们辽阔而遥远的祖国的概念非常薄弱。路塞里夫人，或者

① 被潘塔列昂说走样的德文的拟意，意为“可恶的骗子”。

② 位于亚得里亚海滨的意大利小城。

③ 托斯卡纳地区在罗马帝国崩溃后成为意大利重要的文化中心，此地的方言在兼容意大利各地方言的许多特点后，逐渐发展成意大利的标准语。



按通常的称呼，来诺拉太太，甚至提出令萨宁惊讶的问题：在彼得堡还有没有建于上个世纪的著名冰屋，这是她前不久从她已故丈夫的一本叫《艺术之美》^①的非常引人入胜的书里读到的。对于萨宁“难道您认为俄罗斯永远也没有夏天吗”的惊叹，来诺拉太太回答说，她至今还是这样想像俄罗斯的：永恒的积雪，人人都穿皮大衣，人人都当兵——但是异常好客，而且所有的农民都很顺良！萨宁便努力向她和她的女儿提供更准确的情况。当话题涉及到俄罗斯音乐时，她们马上要他唱一曲俄罗斯的咏叹调，并指了指放在房间里的一架小钢琴；这架钢琴上白键的位置安的是黑键，黑键的位置安的是白键。他没有作什么推托，就服从了。他用右手的两个手指和左手的三个手指（拇指、中指和小指）在琴上伴奏，用细细的带鼻音的男高音先唱了《萨拉方》，接着唱了《在马路上》。女士们称赞他的歌喉和歌曲的音乐，但更多的是赞叹俄语的柔和与悦耳，于是要求他翻译歌词。萨宁满足了她们的愿望，但是由于“萨拉方”，尤其是“在马路上”（他是这样转述原意的：“在石头铺砌的街道上年轻的姑娘去打水”）这几个词不能引起他的听众对俄罗斯诗歌的深刻理解，他先朗诵了一遍，接着再翻译了一遍，然后又唱了普希金的《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②，这首由格林卡谱曲的歌的几个忧郁的小段，他唱得稍稍走了点调。这时女士们的兴奋达到了高潮——来诺拉太太甚至发现俄语和意大利语有惊人的相似点。“Мгновенье”——“o, vieni”^③；“сочной”——“siam noi”^④，等等。甚至连名字：普希

① 原文为意大利文。

② 普希金 1825 年写的抒情诗，是献给女友凯恩的。

③ 前者为俄文，意思是“瞬间”；后者为意大利文，意思是“哦，来吧”。两者在发音上有相似处。

④ 前者为俄文，意即“跟着我”；后者为意大利文，意即“是我们”，情况与上注同。

金（她读作“普赛庚”）和格林卡，在她听来也有亲切感。反过来，萨宁也请两位女士唱点什么。她们也没有客气。来诺拉太太坐到钢琴前，和杰玛一起唱了几首二重唱和民间歌谣。母亲从前曾是个出色的女低音；女儿的嗓子稍弱一点，却非常动听。

6

然而萨宁欣赏的不是杰玛的歌喉，而是她这个人本身。他坐在稍稍靠后和靠边的地方，心里忖道，任何一棵棕榈树——甚至在当时十分时髦的诗人别内迪克托夫的诗里——都不能和她身段的幽雅苗条媲美。当她唱到几个动人的音调而把眼睛抬起时，他觉得没有那样一块天空，在她的那样的目光前面不会豁然开朗的。连潘塔列昂老人，他肩膀靠在门框上，下巴和嘴都缩到了宽大的领结里，也郑重其事、以行家里手的神情听着——连他也在欣赏美丽少女的面容，而且为之愕然——其实他该是司空见惯了的！唱完和女儿的二重唱后，来诺拉太太说爱弥里奥有一副好嗓子，真正的银嗓，但是他正处于变嗓期（确实，他说话的时候用的是一种不断变化的男低音），因此不许他唱歌。倒是潘塔列昂，也许能一展当年雄风！潘塔列昂顿时露出不满的神色，皱起眉头，搔乱了头发，声明他早已不干这一行了，虽然在年轻的时候确曾为自己保持荣誉；但那是属于那个伟大时代的事了，当时有名副其实的古典歌手——现在那些只会叽叽叫的人比都不能比！也有名副其实的音乐学校。有一次在摩德纳人们向他，这位来自瓦雷泽的潘塔列昂·奇巴图拉献了桂冠，为此剧场里还放了几只白鸽；而且一位叫塔尔布斯基的俄国公爵（il principe Tarbusski，他与他的关系非常友好），在晚餐的时候总是叫他到俄国去，答应给他像山一样多的金子，像山一样多！……但是他不愿意离开意大利，离开但丁的国家（il paese del Dante!）。后来当然发生